



(上接10月30日A14版)

每一块煤田的地质储量都是有限的，每一座矿井也有一定的开采年限。好比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人的生命有限，星球的生命有限，矿井的寿命也有限。一般来说，一座矿井的设计开采年限是六十到七十年。这和一个人的生命长度几乎是对应的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如果生在某个矿山，人转，井架上的天轮转，矿山老，人也老，天轮停止了转动，人的一生也差不多走到了尽头。

一座矿井在设计时规定了开采年限，但在实际开采过程中，并不一定按规定执行。有的矿井采着采着，就加大了开采强度，设计年产本来是200万吨原煤，一放手一年就采出了240万吨或280万吨。这样一来，矿井的生命就会提前结束。还有一种情况是，大矿周边灵活机动的小煤窑麇集而来，疯狂地对大矿完整的肌体进行掠食，你抢一块，我夺一块，把一座座好端端的煤矿生生地糟蹋掉了。

好比一个人，本来可以活到60多岁，由于备受蹂躏，结果未到成年就夭折了。这样一平均，所有矿井的寿命就减去不少，恐怕还没有人的平均寿命

高。有的矿井报废了，矿工和他们的家属并没有离开，还在矿上继续生活着。几十年过去，他们和煤矿朝夕相处，相依为命，几乎都有了儿子，还有了孙子。矿上有他们的房子，有他们的家，有他们熟悉的矿街，熟悉的小酒馆，还有他们对煤矿的感情。矿井有多深，他们对煤矿的感情就有多深。矿井关闭了，有的矿工还会沿着老路，到井口去看一看。井架还在，但天轮被抽去了灵魂似的无极钢绳，凝固不动。锅炉房早

已熄火。偌大的工业广场空无一人，只有一种灰鸟，在不知名的地方叫上几声，像是为报废的矿井唱挽歌。通往井口的铁轨还

在，铁轨两侧和道心内，煤尘上面是灰尘，几乎把铁轨淹没了。

矿工会怀着追思的心情，趟着积尘，向井口走去。通过粗钢管焊成的铁栅栏的缝隙，他们会使劲往井口里看。里面黑洞洞的，什么看不清。只有他们熟悉的、所有矿井共有的气息还徐徐地从井底涌出来，使他们回想起在地底挖煤的难忘岁月。回首望去，残留在井口两边墙壁上用红漆写成的大字对联还在，上联是“汗水洒煤海深处”，下联是“乌金献祖国母亲”，横

批是“安全为天”。母亲的说法会让他们突然间热泪盈眶，乃至

于欲对矿井深深鞠躬。

在破产关闭的煤矿井口，不时会有人到

那里烧纸，放炮，磕头，做一些祭祀的活动。矿井不是坟，为何到那里祭祀呢？祭祀历来是一个庄重的仪式，在哪里祭祀，自有其庄重的理由。那是因为，在矿井开采的几十年间，矿工们不仅在地层深处浇灌了汗水，抛洒了热血，贡献了青春，甚至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

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每座矿井下面都埋有不少矿工的英魂，少则几十个，多则上百个，甚至几百个。有一种说法，人在哪里死亡，灵魂就留在哪里。所以每到工亡矿工的忌日，他们的亲人就到井口祭祀。祭祀也有烧纸化钱的意思，烧纸的同时，须用鞭炮声把井下的灵魂唤醒，并呼唤死者的名字，死者的灵魂才会从幽深的矿井里升出来，收到亲人送给他的钱。但是，倘矿工是因井下发生瓦斯爆炸而亡，烧纸时就不可放炮。

因为瓦斯爆炸是爆炸，放炮也是炮在爆炸，虽说两种爆炸不可同日而语，但毕竟都会发出爆炸的声响。矿工的亡灵对爆炸极度敏感，并充满恐惧。他们听到放炮声，会以为瓦斯爆炸又来了，会吓得魂飞魄散，不但收不到亲人送给他们的钱，他们的灵魂还会受到再度伤害。



我丢得好苦啊，你难道一点儿都不管我了吗！

同样是改嫁的秦风玲，日子要比褚国芳好过一些。反正没人见她到陶刚的坟前去哭。自

从陶小强不愿再上学回到家中，秦风玲的丈夫尤四品却不愿再回到秦风玲身边，他重新回到矿上的单身宿舍去住。他宁可放弃秦风玲热辣的身体，宁可放弃秦风玲为他“充电”，也不愿再回到秦风玲租住的那间房子里去。

秦风玲找到单身宿舍，跟尤四品哭过，闹过，甚至要在单身职工宿舍里为尤四品“充电”，把尤四品的单身变成双身，尤四品还是不同意跟她一块儿回家。

尤四品咬定一句话：结婚不自由。秦风玲问他怎么不自由了，承诺以后给他自

由，想怎么自由就怎么自由。尤四品还是说结婚不自由。他不但不跟秦风玲回家，还提出了跟秦风玲离婚，重过自由自在的日子。

无奈之际，秦风玲只好再次求助于卫君梅。卫君梅帮秦风玲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，说症结不在尤四品身上，而是在陶小强身上，只要陶小强天天在家里待着，尤四品就不愿回家。陶小强正是学习的年龄，天天待在家里不是长久之计，必须给陶小强找点事情做才行。卫君梅听说矿街上有一家美容美发店在招收学徒工，她和秦风玲找到店老板，跟店老板说了许多好话，总算把陶小强送到美容美发店当学徒去了。

看病要对症，吃药须吃准。看来卫君

梅是把尤四品的“病症”摸对了，“药”也下准了，陶小强一去美容美发店当学徒，秦风玲再去喊尤四品回家，尤四品就没有再拒绝。

(未完待续，请关注11月3日A14版)

